



乌克兰危机影响全球粮价的逻辑与应对

The Impact of the Ukraine Crisis on Global Food Prices

熊 蕙

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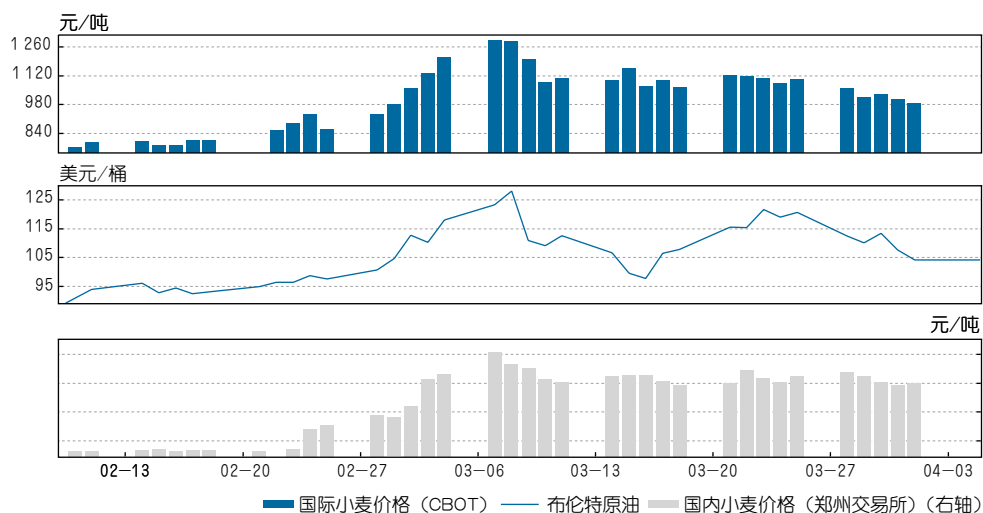
克兰危机引发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本文基于对国际粮价的观测和趋势比较，分析全球粮价波动的供求和金融逻辑，并提出我国应对粮食危机的策略。可以发现：一是俄乌冲突对国际粮价的影响效应强于石油等大宗商品，虽然国内粮价韧性强于国际价格，但存在间接和预期隐患；二是粮价安全包含供求影响和金融化影响，供求直接与战争相关，金融化与美元霸权联系。政策建议：一是应对粮食危机风险，协同全球储备战略，保持求同存异；二是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注重不同农产品的兼容发展；三是提升大国货币地位，增强在定价和贸易中的本币权利。

乌克兰危机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俄乌冲突爆发后大宗商品价格应贸易阻断和危机预期等因素导致急剧变化，其中，粮食的涨跌波动幅度尤为剧烈。选择小麦价格为观测对象（图1），主要价格指标包括芝加哥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国际价格）、郑州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国内价格）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参照价格）。

通过国内外价格和参照价格的比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粮食价格变动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参照比较特征。小麦价格受危机影响的影响累积效应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石油为代表的其他非农大宗商品因危

作者系中粮集团战略经理。本文系个人学术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数据来源：Wind。

图1 国际粮价（美元/蒲式耳）与国内粮价（元/吨）危机前后趋势变化

机爆发引发投资者情绪的短期影响显著强于小麦，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过激情绪波动存在收敛。二是国内外比较特征。观测样本期（2022年2月10日—4月1日），国际小麦价格的涨幅达到28%，高于国内小麦（17%）；相对样本期最高价格，国际小麦价格的波动幅度接近70%，远高于国内小麦（25%）。

从小麦价格的比较上，价格特征的预判：一是粮食价格受危机影响的程度高于石油为代表的非农大宗商品，粮食安全应高度关注；二是国内粮食价格受危机冲击的影响效应小于国际粮食价格，较低的价格波动区间体现了国内粮食市场具备一定

的韧性和抗风险特征。

危机影响粮价的供求驱动和金融逻辑

价格因素：粮价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

当前，国际粮食价格呈现大宗商品价格的双重属性（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一是商品属性，即粮食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影响因素；二是金融属性，即货币政策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因素。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体现了商品金融化的演进，即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背景下，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和贸易结算



均以美元作为媒介货币，美联储货币政策成为影响价格的关键性因素。

在商品金融化演变的初期，农产品的价格相对基本金属的价格的决定因素更多地体现商品属性。但是随着大宗商品能源化趋势强化，农产品价格中的金融属性逐步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凭借其资源和科技优势，发展生物乙醇等燃料，引发“与粮征地，与人争粮”问题。

(Bhar et al., 2006) 通过实证发现随着生物质燃料发展，农产品受石油价格的冲击越来越严重，该效应造成能源成为传统因素外影响粮食市场供求的突出变量。国际原油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推动农产品大宗商品产生显著的“能源化”效应（花俊国等，2020）。因此，国际粮价的金融属性包含“能源化”和“美元化”的内嵌双重特征。

俄乌冲突引发国际粮价上涨存在上述双重属性驱动特征，其中，基于供求驱动的商品属性因素是直接原因（显性因素）；基于能源价格和货币政策的金融属性因素是间接原因（隐形因素）。

供求角度：粮食贸易和预期产量遭到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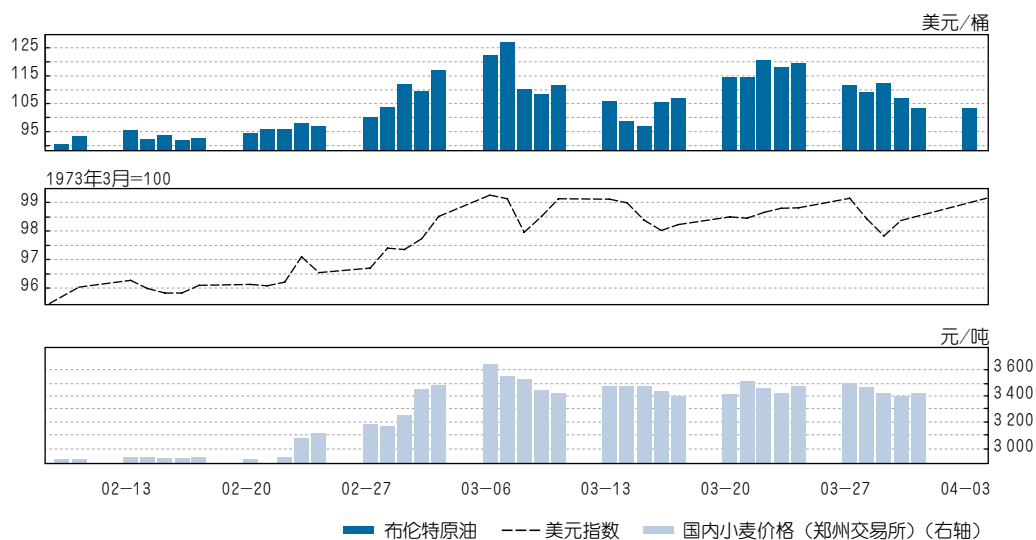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FAO）预测未来全球粮食价格将在目前水平上激增8—20%；并将其归因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贸易受阻和产量消减。上述观点阐明了本次危机影响粮价的商品属

性因素，即供给的恶化：一是贸易受阻逻辑，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粮食系统中贸易占比超过12%；二是产量预期逻辑，乌克兰的局部战争将直接影响该区域的粮食产出。

从我国粮食安全视角看，国内粮价（以小麦为例）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间接因素多于直接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关联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粮食出口国，其中小麦出口分列第二（俄罗斯）和第五（乌克兰）。两国主要的小麦出口国目的地集中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我国仅从俄罗斯有少量进口（2021年进口量10.36万吨，仅占总量的1.07%），尚未从乌克兰有进口。因此，国内小麦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国际价格的关联性引发。二是产业传导影响。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化肥出口国，其中，氮肥第一、钾肥第二、磷肥第三。我国是化肥的主要进口国，其中，2021年我国进口钾肥超过750万吨，约30%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化肥贸易出口受限，通过产业间的成本传导，导致主要化肥进口国种植成本的增加，形成为粮价预期增长。

金融逻辑：能源危机隐患和货币政策正常化

在危机观测样本期间内，小麦价格、石油价格和美元指数出现了亦步亦趋的联动走势。但是基于本次危机的实际影响，上述联动背后的“能源化”和“美元化”



数据来源：Wind。

图2 粮食价格内涵能源化和美元化的趋势变化

逻辑与以往存在差异。

从能源化看，以往石油价格是影响农产品价格的直接因果关系，但是本次两者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本次危机对石油和农产品供给均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影响大于石油价格，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价格关联性影响，对国际资本市场造成恐慌情绪。从美元化看，传统的美元逻辑表现为，美元货币周期进入宽松期，过剩流动性推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反之价格下跌（郭栋，2021）。本次危机爆发，正好处于预期货币周期收紧，商品属性因素是导致价格上涨的显现因素，冲抵了货币周期的美元化隐形因素。但是，粮食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与美元指数的同向上涨，

反映了全球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中均存在同向的避险情绪，仍然符合本质上的美元安全资产栖息地的底层逻辑。

策略建议：粮食安全储备，国内产业布局，人民币国际化

粮食安全储备，协同全球储备战略保持求同存异

粮食安全储备具有战略安全和经济安全双重意义，我国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包括战略储备和托市收储。战略储备主要用于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争危机等突发事件，托市收储主要是从经济成本考量，稳定粮价，发挥市场缓冲储备的功能。本次俄乌冲突对粮食安全形成威胁，主要经济体



相继启动粮食安全储备，其主旨既有战争应对又有市场缓冲。尤其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各国对灾难突发事件更加敏感：一方面，出口国提高粮食安全防护等级，限制粮食出口，导致供应链紧张；另一方面，进口国提高储备规模，增加进口粮食的需求，导致供求缺口拉大。我国粮食储备策略应考虑国际协同因素，对内延续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互补的格局，对外稳定进口渠道，保持适度储备，不盲目扩张。

严格耕地保护，注重不同农产品的兼容发展

当前我国的粮食库存处于高位，应对战争引发短期粮食危机具有一定的抗风险性。以小麦为例，小麦库存能够满足一年半以上的消费需求；按人均粮食测算的占有量超过470公斤，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安全线（400公斤）。维持长期的粮食安全，应认识到储备战略中的进口保障是外部补充，国内粮食产业布局应高度关注。从产量保障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锚定粮食稳产增产。从结构合理

性上，应注重不同农产品的兼容发展，以大豆和玉米为例：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中，玉米占比40%，大豆仅为2.4%；长期产量不足造成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0%，而且中国的大豆进口占全球贸易量的60%，更加容易被供给链制约。

提升大国货币地位，增强在定价和贸易中的本币权利

美元货币体系的商品金融化已经成为长期影响全球农产品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因素。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体系，容易造成定价和结算货币的不稳定，这对产业链上的供求双方均存在金融风险。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石油和基本金融等大宗商品定价和贸易更频繁的向非美元外的其他国际货币或一篮子货币转向。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担当金融职责稳定国际粮价安全：一是人民币获得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并在区域贸易内体现货币锚的功能，即成为“贸易货币”；二是人民币国债成为国际储备，为全球流通的人民币提供安全栖息地，即实现“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功能。^[N]

学术编辑：曾一已

参考文献：

- [1]Bhar R, Hamori S. Linkages among agricultural commodity futures prices: some further evidence from Tokyo[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6,13(8):535-539.
- [2]花俊国,郑钊,张俊华.国际因素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冲击效应[J].世界农业,2020(09):81-93.
- [3]郭栋.金融制裁与反制裁的“阻击”和“防御”效应评估——基于俄罗斯主权货币和国债市场的量化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1(12):8-15.